

《伊闕魏刻百品》收錄之「龍門造像記小品」研究

中村伸夫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授

翻譯：劉素真 書畫藝術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伊闕魏刻百品》(中華民國七年序)，是以「龍門造像記」原石的直接拓本為題材，共集百種類，且限定五十部的拓本冊子¹。封面後面記載了「每部實價肆拾元大洋」，換句話說，當時為了購買這樣一部冊子需花費四十枚的一元銀幣。雖然無法知道當時的一元銀幣可以購買多少東西，但可以推斷是相當高價的「拓本集」。

在拓本集的開頭裡有由時經訓・關百益兩人聯名所寫的序文，紀年為：「民國七年（1918）孟夏（4月）」，根據序文描述，冊子所收集的百種拓本，是時經訓和關百益兩人在花費六年的調查之後，於中華民國六年（1917）埋首龍門石窟中親自指揮拓工拓印之拓本。同時還將參與的拓工：侯連璧、孫泰安以及僧侶貞果和光輝等四人的名字明記在別的處所。

「龍門造像記」的小品群均位於較高的位置，單是組合梯子都相當費神，何況是拓印工作，但是這些拓本卻相當精良。在「每部實價肆拾元大洋」的價格標示旁，附註了「選擇既精、捶拓尤美、古色古香、悅人心目」的宣傳詞，可說是一點也不誇張。

從序文中獲知：時、關二人非但有文字學涵養同時皆好北碑。關於時經訓的背景，除了知道他是河南省通許縣出身之外其他事項則一概不詳。至於關百益則可以確認為開封出身，字葆謙，曾任河南博物館館長一職。除此之外他也是河南省的石刻資料記錄集—《河南石志》（1936）的編者，同時著有與龍門相關連之《伊闕石刻圖表》（河南省博物館出版，1935）的專書²。

再說，曾到過中國旅遊並造訪位於洛陽南方約十七公里的龍門石窟，參訪龍門石窟中最古老、收刻有著名的「龍門二十品」中十九品的古陽洞（老君洞），

¹本稿是參照筑波大學名譽教授今井凌雪氏所藏本。

²這本書原由東京汲古書院出版的《龍門石刻圖錄》，於1978年復刻並改名之。

而實際看到有名的造像記群的人應不在少數。但是在民國初年時的龍門石窟，其設備遠不如觀光化之後的現在，當時應該還相當雜亂無章。而且石窟的管理可說完全沒有發揮任何作用，手持鐵鎚的竊盜者不絕於途。聽說在《伊闕魏刻百品》出版之後，百品中的其中一部份竟然也被竊盜者挖走。

在中華民國六年時，若提起龍門的造像記仍然以「龍門二十品」為最熱門。事實上《伊闕魏刻百品》的「凡例」裡亦記有：「德硯香舊選龍門二十品。流傳已廣，不復羈入。」。「德硯香」就職於清末河南知府，具金石興趣涵養又是篆書和隸書名家。德林所選的「龍門二十品」已經流行廣佈，因此此拓本集特意避免與其重複而選取其他的一百種類。

關於龍門造像記，今日亦有稱呼其名為「龍門十品」，這也是德林所選定。德林首先選出「十品」，後又將之擴大為「二十品」。前者的「十品」是選於清末同治九年（1870）的時期³。

這裡將收錄於《伊闕魏刻百品》的百種類按年代順整理之，共計有紀年的北魏造像記六十七種，西魏的造像記二種，東魏的造像記四種，以及無紀年的造像記二十七種。其中北魏的六十七種為：

- 太和二十二年（四九八）一種
- 景明年間（五〇〇～五〇三）六種
- 正始年間（五〇四～五〇八）八種
- 永平年間（五〇八～五一二）十二種
- 延昌年間（五一二～五一五）六種
- 熙平年間（五一六～五一八）三種
- 神龜年間（五一八～五二〇）五種
- 正光年間（五二〇～五二五）十種
- 孝昌年間（五二五～五二七）五種
- 武泰元年（五二八）一種
- 建義年間（五二八）二種
- 永安年間（五二八～五三〇）二種
- 普泰年間（五三一）三種
- 太昌年間（五三一）一種
- 永熙年間（五三二）二種

³有關「德林與龍門造像記」的研究，在2002年1、2月號《新書鑑》一書中，澤田雅弘論考〈德林與其書〉一篇中有詳細記載。

再加上西魏大統年間（五三五～五五一）的二種，東魏天平年間（五三四～五三七）二種和武定年間（五四三～五五〇）各二種總計四種。

眾所皆知，知名的〈始平公造像記〉和製於同一年的一種（「高悲」為亡父母所作之造像記），即太和二十二年開始，也就是北魏二分為西魏・東魏時為起點，到被北周・北齊取而代之的期間，約跨越半世紀的「龍門樣式」的書法變遷，從這百種類的小品（其實也有較長的文章）中可以一窺其貌。

龍門石窟中最古老、最有名的「龍門二十品」之中的十九品均集中於古陽洞，此洞高約十一公尺，深約十三公尺，最大寬幅約七公尺，事實上裡面有為數不少的造像記銘和題記等等。

根據劉景龍・李玉昆主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198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記載，古陽洞內有紀年和無紀年，共有北壁三十九件、西壁四一件、窟頂二五件、南壁二二四件、東壁六件，以上所述的件數總和，確認共計有六八六件的造像記銘和造像題記等。其中當然也有相當數目是，例如「張雙仁」或「王僧命」等單獨人名的題記等，或者是清朝時期題記之作，但全體的90%以上皆為北魏時代所刻。

「這個被千年塵埃佈滿的陰暗石窟，演變成今日被稱為龍門二十品的拓本製造工場。當我們造訪石窟時，大約有十來個成年男士，站在從地面到天花板分成幾段架成的簡陋原木柱上、震耳欲聾的石頭敲擊與摩擦聲不絕於耳。在十公尺餘高的天花板附近拓印的拓工們，就好像高掛在樹枝上的小鳥似的，不段地將拓印好的濕答答的拓本，一張一張的從上往下丟下去。又濕又重的紙張伴著響聲垂直落下，途中也有不期遇的被半掛在原木上。在地面則有慢慢的檢拾掉落拓本的男工們，並將之如商品似地將其分為二十種一組。腰部配著短槍的警察也在現場。角落裡放著又薄又髒的座墊與捲起的草席之類的東西，旁邊的鍋裡正冒著滾沸的水氣。從洛陽來的巡察用左手拇指指著自己，一邊說明著：不可單獨入洞必需由我一起隨同才能進去。這就是今日的古洞陽的實況了。」（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著《龍門石窟研究》第一篇〈西山石窟各說・古陽洞〉）。

以上為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水野、長廣兩氏在龍門古陽洞調查時的記錄。

《伊闕魏刻百品》所收的百種類的拓本來源，就如前面所述是拓印於中華民國六年（1917）的拓本，是在水野、長廣兩氏做調查時的十九年前的事情。當時的治安可能不像前述的情況。雖然如此，以下的所有小品，也是專業的拓

工，侯連璧、孫泰安以及僧侶貞果和光輝四人，在古陽洞內敲打出「震耳欲聾的尖銳聲音」採拓而來的拓本。

從近年發行，由劉景龍編著的《古陽洞》（2001年，科學出版社）一書中記載的詳細資料和鮮明的彩色照片，幾乎可以確認出所有這些小品的鑿刻位置。

以下，從以上小品中選擇較早期的十三件（包含無紀年），確認其內容並嘗試針對其書法的特質作一初步的考察研究。又，造像記的命名，以《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為基準。

①〈趙雙哲造石像記〉

「景明三年五月卅日。佛弟子趙雙哲□母□輔恆敬□□像一區。……父母及……身……登……生……」（圖1）

縱約十五公分、橫約二十四公分。這個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窟頂附近，「龍門二十品」的〈北海王元詳造像記〉的左上，〈北海王國太妃高造像記〉的右下方。原來應該是每行刻有六個文字，但是其中一半已破損，因此無法確認全體的內容。

「景明三年五月卅日」完全與「龍門二十品」中的〈高樹解佰都等造像記〉為同一天，而比起〈孫秋生造像記〉的最後一行記錄的日期：「景明三年，歲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則慢了三天。再說，「二十品」中的〈比丘惠感造像記〉裡記載的「景明三年五月□日」的□日，若是「卅」的話，則兩者也是同日，但若是「廿」的話，那麼就比後者慢了十天。

又，比較以上這些造像記的文字，可以確定為同種書風。每一個文字都是很用力地依一點一劃的點畫鑿刻處理方式，沒有一字的構築有破綻，且按一定的法則統一。在〈孫秋生造像記〉裡有「孟廣達文、蕭顯慶書」記款，是當時的名書家蕭顯慶親筆揮灑而成，從書風的近似性來說，這些造像記有可能是由同一人物打書寫底稿而鑿刻的。

這個小品只有前三行保持了前述的書風。第四行以後，變成不安定又細又瘦的文字，可能起因於石面的缺損。假設，前三行的書風文字，持續八行且能保持與當時的較佳狀況的話，則說不定可以取代現行的「二十品」其中的任何一品，而被納入「二十品」的殿堂。豐麗且充滿密度感的前三行文字，使人連想起典型的龍門樣式書風。因其缺損，是一件頗令人遺憾的小品。



圖 1 〈趙雙哲造石像記〉

②〈馬慶安造像記〉

「清信士佛弟子馬慶安。為身造像一區。恆…（景明）二年八月二日」
（圖 2）

縱約十六公分，橫約二十三公分。這個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深處，在刻有「古陽洞」大題字的右上約一公尺的地方，在此之上有約二十公分的方形小龕。「清信士」又稱「清信男」，是指未出家而皈依佛門的男性居士。在此銘記「馬慶安」造此像的事情。

最後一行的起首二字模糊不清，第二字有「日」字邊，應可判讀為「景明」二字。「二十品」的其中一品〈鄭長猷造像記〉記有「景明二年九月三日誠訖。」，這小品應作於此造像記的前一個月。

比較此兩造像記的文字，均有金屬般銳利的鑿刻痕，橫劃的最後部分，好像特意再加上般似的獨特上挑的筆跡，有其書法上的共通點。但是因石面的損傷，使這小品的文字原該有的明晰度下降。特別是後半段的三行的文字，原應有更明顯的鑿刻效果才正確。

整體而言看似無計劃性的文字配置。但無可否認的是，觀者可以感受到此小品的巧妙自在空間感。若再凝視此小品，又彷彿可以聽到書寫的人以及正敲出有如金屬般聲音的，雕刻者的呼吸氣息。



圖 2 〈馬慶安造像記〉

③〈比丘法僧造釋迦像記〉

「永平四年十月三日。比丘法僧造釋迦（迦）像一區。弟子法□。」

（圖 3）

縱約二十一公分，橫約九公分。位於洞內南壁後方、與古陽洞本尊頭部大約等高的地方。若將後出⑥的「弟子法□」等字移除的話，則完全同文，且中間夾著小龕，位於③的二十五公分上方。

換句話說，約同規模的小龕兩種，分列於上下，而且製於同一日，⑥是上方的釋迦像的銘文，③是下方釋迦像的銘文。③被刻成縱長形，是因為空間被在下方的中規模的佛龕的邊框佔據了。

「比丘」為已受戒且修行高超的出家僧侶。若為女子則稱為「比丘尼」。

此銘文是有關「比丘」的「法僧」造釋迦像的事項。第三行的「弟子法□」

也是此造像的協力者。將「釋迦」的「迦」寫成「加」，在其他的小品中亦不乏其例。「永平四年」為西元五一一年。此年相當於建構北魏全盛期的孝文帝之後繼者宣武帝在位十三年的時候。宣武帝則於著此銘的三年之後駕崩，政權移轉於孝明帝。

此銘文完全不同於孝文帝太和年間到宣武帝初期，確立的龍門樣式書法典型，可說是稚拙、簡率而無法度的書風。說不定是沒有先書寫底稿直接鑿刻而成，或者由「弟子法□」自己刻鑿的。

接著的永平、延昌、熙平、神龜、鄭光、孝昌的各年間之造像記，雖然書體形狀崩解，但很明顯的與此銘文不同，那些時期的銘文仍然可看到太和、景明期的典型樣式的書風脈絡。換言之，此小品的書風，整體而言與龍門樣式的變遷沒有直接的關連，應視為相當特殊的例子。



圖 3〈比丘法僧造釋迦像記〉

④〈關口邏隊主和道恭造石像記〉

「關口邏隊主和道恭。造石像一區供養。」(圖 4)

縱約十五公分，橫約二十五公分。位於洞內北壁入口，在知名的〈始平公造像記〉正下方約五十公分處。如前面所言因位於入口處，應常直接受到風吹雨淋。不禁擔心同樣位於入口的〈始平公造像記〉的保護措施是否周全。但看到現況照片後，不得不叫人憂心。

「關口」意指龍門石窟的「依闕」，同一用詞在「二十品」中〈司馬解伯達造像記〉的起頭，可見到「都館關口」之詞（意指警備保護伊闕一帶的官署負責人）。根據《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一書中李玉昆氏的解說（第四章，龍門碑刻的史料價值），雖然因為此官位太低而不見於《魏書》〈官氏志〉，所謂「邏

隊主」與「關口關功曹」「關口關曹功」「關口關官」等是一樣的，是在正始年間（五〇四～五〇八）維護當地治安的警備隊長之一。換句話說，此小品記有身為「伊闕」警備隊長的「和道恭」，爲了供養某人而造石像之事。

此銘文，從文字的風格看來可以印證其爲跨景明年間（五〇〇～五〇三）與正始年間的典型龍門樣式書風。文字的每一筆劃均充滿力道，無可比擬的銳利鑿切線條感，透過文字傳達無遺。在「二十品」中，如此強調犀利又明晰的線質的銘記並不多見。文字的尺寸，是在此銘文正上方的〈始平公造像記〉本文的二倍以上，以「恭」字爲例，縱五公分，橫七公分。以當時的一般感覺來講，應該是特意將文字放大。



圖 4 〈關口邏隊主和道恭造石像記〉

⑤〈清信女王光造像記〉

「清信女王光。為亡夫造像。」（圖 5）

縱約十二公分，橫約二十三公分。此造像記位於洞內離地面十公尺高之處。在洞內北壁，即古陽洞本尊佛近側的天花板附近，緊鄰本尊頭部，距離以朱色塗繪的本尊背光只有三十公分而已。「清信女」和「清信士」相對，是稱未出家而皈依佛門的在家女居士。這裡記載的是「王光」爲亡夫造像之事。

僅僅十個字而已，卻是一件將北魏太和、景明時期完成的典型龍門樣式，

凝縮在細密、嚴謹結構上的小品。文字的大小以「清」作為一般的例子來看，縱橫約大於四公分。一點一劃均特別鮮明，彷如用鏤子用力鑿打而出的樣子，字體明確而且感覺非常豐盈。在橫劃的最後部分，與「二十品」中的〈賀蘭汗造像記〉（五〇二）看到的一樣，特意在筆劃的右上角往上挑起，如此一來就賦予文字律動的表情。

「清信」二字，文字結體與坐向相當差，好像飄浮在空中。這有可能是鑿刻工跨騎在十公尺高梯子上工作時，往下看產生恐懼感，所導致的結果。這樣的情況在位於古陽洞天花板上的〈賀蘭汗造像記〉的文字裡也可以看到。在如此高處，又微微斜彎曲的石面上，心存恐懼又要仰頭寫字或鑿刻，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雖無紀年，但從書風來看可以推測，應與〈賀蘭汗造像記〉一樣，同屬於景明年間的小品。又，若看現況照片，則第三行的「夫」字左右的石面損傷的進度相當快。



圖 5 〈清信女王光造像記〉

⑥ 〈比丘法僧造釋迦像記〉

「永平四年十月三日。比丘法僧造釋加（迦）像一區。」（圖 6）

縱約六公分，橫約十八公分。在此希望參照③的說明一起來分析此小品。文字崩損的情況雖不若③的程度，但可以推測是同一人所作，也就是說不先書

寫底稿，而直接在石面上鑿刻而成。特別強調一點一劃的轉角處，凸顯厚重銳利的文字感，也就是說，有別於龍門樣式，屬簡率而粗略的書風。

將「永」字的第二劃如此加長的書寫方式，在其他永平年間的小品中也可見到，雖為數不多但在北魏的墓誌銘等地方也有同樣的例子。「造」一字省略了的部首的分開點劃，而以快速連筆寫成，「釋」字的偏旁，通常寫成沿自隸書體而來的「米」，相較之下，這個字顯然以相當特殊、變則的方式書寫而成。

又，「區」字的「口」字，從篆書、隸書以來，上方一個、下面二個的配置為正體，「二十品」等也都寫成這樣。但在此與③相同，上下的配置是相反的。這也算頗稀奇的書寫方式，可在《伊闕魏刻百品》中，倉促刻成的小品中，也可見到的少部份相同的例子。

在銘文下面，佛龕的屋頂部分，做成了栗子的形狀，因此銘文不得不刻在剩餘的狹窄的地方。不單是一點一劃的處理，文字的結體構築，就連整體的配置都不能算巧妙。雖然如此，也不禁使人連想起在這狹窄的空間裡鑿刻銘文的人物的辛苦的樣子。



圖 6 〈比丘法僧造釋迦像記〉

⑦ 〈張石子題記・妻荀娥題記〉

「張石子。妻荀娥姬。」(圖 7)

縱約十二公分，橫約十六公分。此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夾著中規模的佛

龕，位於「二十品」中的〈一弗造像記〉左方約六十公分處。它並不是一篇文章，只有夫婦的人名並列於造像的下方，這是相當稀奇的例子。

文字的中心部分較為嚴謹，手足部分則相對的向外延伸而顯的格外疎朗。鑿切線條流暢，「石」字的左撇等地方極端犀利，可以說和前述④〈關口邏隊主和道恭造石像記〉幾乎同樣風貌。「妻」字的第一橫劃被省略的書寫法，可說是史無前例。被當作姓氏的「嵇」一字，也未見有其他的案例，最後的「姬」字也非正體。雖沒有紀年，但推斷為景明或者正始時期的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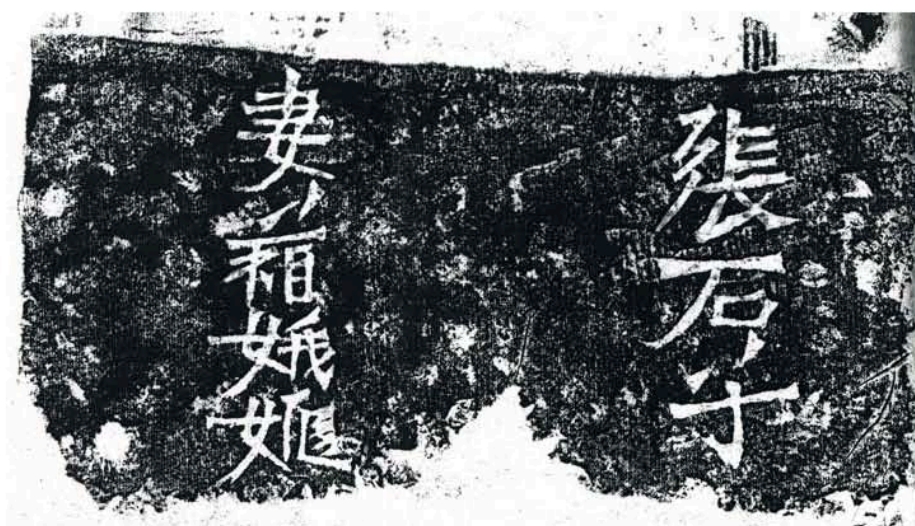


圖 7 〈張石子題記・妻嵇娥題記〉

⑧〈國學官令臣平乾虎造釋迦牟尼像記〉

「國學官令臣平乾虎。為太妃廣川王。敬造釋迦牟尼像一區」(圖 8)

縱約十二公分，橫約十六公分。此造像記也是位於離地面十公尺高的地方。緊接在洞內中央的本尊座佛的左上，緊接橫長形的「二十品」中的〈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五〇三)的左橫邊。

此小品是任「國學官令」的「平乾虎」心存敬意，為「太妃」(廣川王的祖母)與「廣川王」造釋迦牟尼像的記事。「國學官令」意指貴族子弟受教育的中央政府學校的責任者。但是，根據《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所收錄的李玉昆氏的解說(第四章，龍門石刻的史料價值)，《魏書》「官氏志」裡，類似的官名有「皇子學官令」，卻不見前述的官名。

書風屬於龍門樣式的範疇。但是卻不同於如〈孫秋生造像記〉、〈高樹解佰都等造像記〉等，豪放俊拔的龍門樣式的第一典型，此類文字的右肩大都往上提高、且都嚴謹地構築在方形的框框內，帶有一些些機械式的印象。但此小品書風相當特別，運筆富柔軟性、轉折部分常見圓筆、又作延伸的長長的筆劃。總而言之，可見書者的情趣微妙地表現於點劃運筆之間。其實，這種特色也同屬於在其右邊的〈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有可能兩者為同一人物寫成的。

「學」字的上部是前無例子的書寫方式。「虎」字，北魏的楷書大致從隸書的脈絡而來，大部分像這樣的將下部寫成「巾」字。「牟」字的下部的寫法較為普遍，一般不作「牛」字寫法。在同樣情況下「尼」字的下部，多數寫成「工」而不作「匕」字。

雖無記年，與〈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相同，推測應作於景明四年（五流佈「龍門二十品」的平裝本，因其內容的關連性，兩者合裝的情形亦不在少數⁴。



圖 8 〈國學官令臣平乾虎造釋迦牟尼像記〉

⑨ 〈河南令魏雙市題記〉

「河南令魏雙市」（圖 9）

縱約十一公分，橫約十公分。此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二十品」的〈高樹解佰都等造像記〉的左下十數公分處。參照圖 9 也可以確認，在此六字的左邊

⁴二玄社《中國法書選》「龍門二十品 下」所收的〈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為其中的一例。

刻有縱向網狀的格子，是佛龕的框邊部分。

此小品只有鑿刻了「河南令的魏雙市」的職稱和人名而已。但在此銘文之上有「比丘僧讓，為弟等造彌勒像一區前」的造像記，兩者若是一對的話，則這裡的銘文，就會是：「比丘僧讓，為弟等造彌勒像一區。前河南令魏雙市」。但是，這兩個書風有很大的差異，很難認同兩者為一對。《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一書亦視兩者為不同物件。

再說，這六個文字與目前見過的造像記的書風大不相同。將這種書風放入包含「二十品」的全體龍門造像記中來比較，可說是相當特異的存在。好似特意安排了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從未見過這些完成於太和・景明期，被當為時代最頂尖樣式之龍門書法，將回到龍門書法未出現之前的時期的舊派書風，以此書風寫下了這段文字似的。以「魏」為代表來論，運筆充滿了舞蹈似的闊達自在的躍動感，結構的妙技十足。有意識地將「令」「魏」「雙」等字的左撇，按三國時代的隸書向上揚起的書寫法寫成，這是屬於舊派的書風。

假使寫下這些文字的同一个人物，在古陽洞內留下同樣書風的文字約達五十字的話，會是何等風韻十足的傑作呢？見此六字，不禁做了這樣的連想。又，「南」字以如此省略方式書寫亦是少例。



圖9 〈河南令魏雙市題記〉

⑩〈國常侍臣王神秀造釋迦牟尼像記〉

「國常侍臣王神秀。為太妃廣川王。敬造釋迦牟尼（像）。」（圖 10）

縱約十三公分，橫約二十五公分。此造像記和⑧為一連之作，同樣位於洞內天花板附近的高處，中間夾著〈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的佛龕，而位於⑧的反方向，換言之，約在右斜上一公尺的地方。

有十種小佛龕，好像圍繞著橫長的〈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上部的佛龕似的，⑧和⑩是其中的兩種銘文。內容也與⑧同類，記錄了任「國常侍」一職的「王神秀」，心存敬意為「太妃」（廣川王的祖母）和「廣川王」，造釋迦牟尼像之事。「國常侍」是皇族的侍從官。

可確認和⑧為同一書風，且無可置疑的是同一人物所寫。但，石面的狀況則不同，或者是拓本的採拓方式不一樣的關係，此造像記的文字，相較於⑧的銘文，點劃的部分多了幾分肥厚感。推測應該屬於景明四年（五〇三）時期之作。



圖 10 〈國常侍臣王神秀造釋迦牟尼像記〉

⑪〈比丘尼道僧略造像記〉

「永平四年十月七日。仙和寺尼道僧略。造彌勒像一區。生生世世。見佛問法清信女周阿足。願現世安穩一切眾生並同斯願。」（圖 11）

縱約十四公分，橫約三十一公分。此造像記大略位於洞內北壁中央位置。是仙和寺尼僧的道僧略造彌勒像的銘記，主要是為在家但已皈依佛門，熱心修

行的周阿足，祈求她在人間世的幸福而造的像。換言之非為死者的供養，而是為鼓勵在世修行佛道的女性信徒的造像記，是較不尋常的例子。

第二行第五字的「𡗗」一字，是一般未見慣的文字，關於這個字，王昶的《金石萃編》卷二十七「北魏一」（此造像記以「𡗗和寺造像記」為名之）裡，提到：「按字書無𡗗字，寺名𡗗和無考。」，又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十三中，對於此造像記的內文（題為「𡗗和寺尼題記」），有以下說明：「𡗗字不見於書。正始年安定王造像，內有云𡗗喚然句，亦用此。洪氏以為企字。未敢信」。

洪氏是指孫星衍的幕客之一的洪頤煊。在他的《平津館讀碑記》一書裡，有「右𡗗和寺造像記，𡗗即企字，洛陽伽藍記無此寺，當在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之列。」的考據。

如陸增祥指摘「龍門二十品」其一的〈安定王元變造像記〉的第八行裡也見到這個字。但今日，羅振玉根據有關正俗古今的字體的字書《龍龕手鑑》（遼僧·行均的撰）等書的考察結果，此字是「仙」字的說法較為有力。

已見過的③和⑥，都是「永平四年十月三日」，此造像記造於兩者之後四天。但文字的樣態卻大不相同。相對於③④的和龍門樣式全然無關係，簡率、粗略的書風，這個造像記，加強一點一劃的轉折之處，其厚重且銳利的文字，確認屬典型的龍門樣式的一脈。

可是，字行相當的雜亂，文字的排列也沒有計畫性，特別是後半段，有那種勉強地在有限空間裡擠進所有文字的感覺。即便如此，和③④不同，此造像記的文字，對於一點一劃皆有強烈的書寫意識。雖樸拙但有真率氣慨的文字表現，這種書風，與「二十品」中相對稀少，如「慈香造像記」等可說是一脈相通的。



圖 11 〈比丘尼道僧略造像記〉

⑫〈佛弟子嚴雙珍等造像記〉

「佛弟子嚴雙珍尹文和等。侍佛時。」(圖 12)

縱約十二公分，橫約十二公分。此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上層，「二十品」的〈比丘惠感造像記〉的右下約六十公分之處。在極小的佛龕之下的正方形空間裡，全部刻了十三字，此種書式未見有其他例子，屬較特殊的小品。也就是說，在寫成稍小且橫式並排的「佛弟子」三字之下，有二人的名字，寫的較大而且是縱向排列，進一步從最上面縱向寫了與名字幾乎同大的「等侍佛時」四個字。有可能是，在經過多重考慮之後決定出的書式。

以「侍佛時」作為終結的書式有一些特殊，在古陽洞內同類的小品，可以找到如「清信佛弟子·楊道萇，供養佛時」、或「正光二年八月廿日，清信佛弟子·王永安，供養佛時」等文辭。後者收錄於《伊闕魏刻百品》。

文字本身，人名部分稍帶扁平，與「二十品」的〈賀蘭汗造像記〉相似，橫劃剛強雄偉，一點一劃鏗鏘有力，如金屬般的強勁，顯的非常銳利。石頭堅硬的觸感，透過文字的表情表露無遺。



圖 12 〈佛弟子嚴雙珍等造像記〉

㊦〈比丘法轉造彌勒像記〉

「彌勒像一區。比丘法轉仰為亡父母因緣眷屬及一切眾生敬造。(口姓甘。)大魏正始四年歲次丁亥六月一日。」(圖 13)

縱約二十八公分，橫約八公分。此造像記位於洞內北壁深處，在刻著大大的「古陽洞」題字的右上方六十公分之處。其左，有頭部已被切斷的彌勒像一區，以及雕刻有侍從，約四十公分見方的小龕，又在其正上方二十公分之處，有前面已見過的②的〈馬慶安造像記〉。

關於第三行左上的「口姓甘」三字，非但意思不明，而且從書風判斷，亦無法將之歸類於當時之作。就把它當成是後世的人鑿刻的作品而忽視之亦可。《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下卷所收的釋文裡亦將這三字納入。

在此銘記了比丘的法轉，爲了往生的父母和「因緣的眷屬」也就是和自己有關係的親族，以及所有的眾生，造彌勒像之事。按「何時、誰、爲什麼、做了什麼」的語順來構成文辭的方式，是此類小品的一般樣式，但相較之下此這個造像記可說是有些變則。

《伊闕魏刻百品》中，正始年間（五〇四～五〇八）有紀年的，包括這個造像記全部有八種。比較這八種，此造像記的書法，在這八種裡算是最具有完成於太和・景明年間的典型龍門樣式的特色。可是無可否認的是，全體看來較爲粗略，隨處可見以行書較柔軟性的運筆方式書寫的痕跡。換個角度來看，若將之視爲典型的龍門樣式，在邁向崩解之途中的過渡書式，也不爲過吧。

文字相當小。第一行的「法」字二公分見方，第三行的「大」字一公分見方。若與我們經常學習的「二十品」中的〈牛橛造像記〉，三～四公分文字見方作比較的話，可以說是小粒文字了。特別是第三行以「大魏」開頭等十四字，文字構造十足的



圖 13
〈比丘法轉造彌勒像記〉

密度感，以及善用強弱變化的靈活運筆之美妙，說起來，其實也就是典型的「龍門書法小楷」的樣貌。但因為石頭表面有些粗糙，筆路有些模糊，較為可惜。

正始四年（五〇七），就是「龍門二十品」的〈安定王元璉造像記〉（位於洞內南壁上層部）造成之年，先於此小品四個月前的同年二月所作。〈安定王元璉造像記〉和後世的〈張猛龍碑〉（五二二）相似，以右肩提起為基調來構作文字，強調左右撇，這些微的特殊作風，與此小品類似的地方相當少。

參考資料

- 水野清一 長廣敏雄著《龍門石窟研究》1941年 座右寶刊行會
- 田勇次郎編《龍門造像記》1980年 中央公論社
- 劉景龍 李玉昆主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1998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劉景龍編著《古陽洞》2001年 科學出版社
- 《石刻史料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